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40nB474

盤山了宗禪師語錄

清 超見說

徹凡・心月等錄（依駒本增入並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敘
    - 楊雍敘
    - 魏喬介敘
  - 灤州隆阬寺語錄
  - 住南臺寺語錄
  - 住灤州萬善寺語錄
  - 住盤山古中盤正法禪院語錄
  - 法通首座寮法語
  - 入室機緣
  - 請益
  - 問答機緣
  - 開示
  - 咐囑
    - 西堂瑞亭
    - 維那無虛
    - 庫頭量庵
    - 知客一味
    - 書記暉洲
    - 知藏心虛
    - 門人維那徹軒惺　書記寧一暹　尼曇裔　牧魁吾　侍者慧恒　書記朗空順
  - 拈古
  - 拈頌
  - 頌
  - 偈
    - 與執事翫山
    - 遊花園
    - 夜間獨坐
    - 詠五臺
    - 詠盤山
    - 詠花此日降雨
    - 與眾弟兄相會

        - 別眾辭萬善住盤山
    - 行實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敘

吾邑境內無山川，而薊丘諸峰實為吾邑之望，每於風月朝夕登皋北眺，若遠若近之間，知其中有隱君子也，而高僧戒衲亦往往不乏。予性耽煙霞，塵緣牽絆，未訪僊人之館，徒迷採藥之蹤，為山靈之所笑者，已不知凡幾矣。客有自盤山來者，置景物不道，弟相與咨嗟，驚異所謂了宗禪師傳達磨之宗旨、演曹溪之正脈，即世尊舉花、迦葉微笑、正法眼藏，如斯而已矣。予聞而慕之，私度其彼其人當為支遁、佛印諸公所不過，苟不能親炙耿光、悟其玅諦，觀飛錫之凌雲、睹雨花之散漫，豈非吾生之不幸也哉？蓋不僅游山之屐齒木折，而風雨懷人中心藏之矣。疆圉大荒落之歲，瑤侯杜君晤師於逆旅，解其囊，得語錄四卷，歸而屬予一言以序其事。予不敏，何足以知師？且師之言又奚藉於予而後傳也？然伏而讀之，見其蘊蓄弘博，寄託微渺，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所謂晰三教之大原而悟其一貫者耶？所謂包兩儀、徹古今、靡不備具者耶？所謂一語耐人百思、未易許躁心入問津者耶？用以指迷塗而開聾瞶、贊揚教化、啟誘眾生，豈不重有賴哉？吾師乎，吾師乎，當與此山共為不朽矣。

康熙十六年歲次丁巳菊月寶坻楊　雍謹題

盤山了宗禪師語錄敘

余生平懶學參禪，客有以《壇經》見示者，讀之唯唯，又以臨濟、趙州語錄見示者，余讀之亦唯唯，客曰：「先生默而識之乎？何唯唯而已耶？」余亦唯唯。既而盤山了宗禪師自大梁北旋，投刺相晤，示以《語錄》，披覽之餘，如朗月入懷，秋水澄波，無纖毫塵土氣，又不拾古人唾餘。余把翫不忍釋手，且極口讚歎，因論及黃龍與純陽言一粒粟中半升鐺內之語，余謂此非有二義，純陽亦不必見詘於黃龍也。了宗大以為然，遂問敘於余。余儒者也，於內典多有未諳，然觀《錄》中所云：「顏回不遷怒、不貳過，即是除事障也；至於如愚坐忘，即理障除矣。」而又曰：「古人改過遷善以除事障，安能不思不勉以除理障哉？」如此妙義，了宗不特精於禪，並精於儒也。夫今人之心，不障於事，即障於理，若去此二障，心如朗月、如秋水，世途雖險，慾海難染，何所沾染哉？此《語錄》所以為人解粘去縛，迷津之寶筏、渴喉之甘露也。客有在側者，忽謂余曰：「先生昔何唯唯，今何刺刺耶？」余亦听然而笑，遂書之以弁其端。

康熙歲次乙卯冬長至日保和殿大學士、太子太傅兼禮部尚書加一級魏喬介題

盤山了宗禪師語錄卷第一

侍者(微凡　心月)記錄

順治辛丑歲十月望日，灤州隆阬寺監院普光暨便大護法高良富、眾檀越等恭請結制，上堂。至座前拈疏云：「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獨露當陽，毫無隱匿。還會麼？其或未然，卻請維那布露。」宣疏畢，以拄杖指座示：「打碎虛空，喝散白雲。逢場作戲，干木隨身。」便登座。拈香云：「此一瓣香，信手拈來，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　伏願堯風浩蕩，舜日騰輝，道泰時清，萬民樂業。此一瓣香，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公卿及請主，恒聞般若之香，同證金剛種智。此一瓣香，天不從降，地不從生，從無影林中拈出，爇向爐中，端為供養中盤堂上傳曹溪正脈第三十六代上大下博本師和尚，用酬法乳之恩。」師斂衣就座。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展開爐冶，須用鉗鎚。煆鐵成鋼，煉凡成聖。還有不懼鉗鎚者麼？出眾相見。」僧問：「如何是隆阬第一訣？」師便打，進云：「謝和尚指示。」師云：「且莫錯承當。」問：「釋迦老子末後拈花示眾，人天百萬為什麼不知？」師云：「怎怪的老僧？」進云：「迦葉為什麼破顏微笑？」師云：「暗裏投機。」進云：「恁麼則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師云：「家家門外長安路，箇中誰是知音人？」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云：「風送斷雲歸嶺去，水流明月過橋來。」進云：「水月澄清事如何？」師云：「月在什麼處？」僧擬議，師便打，乃云：「開宗演教，建立法幢，接物利生，隨機應現，橫拈倒用，左右逢原，擒縱殺活，有收有放。把住一絲，黃金失色；放開一線，瓦礫生光。且道把住好？放行好？」舉拄杖云：「向這裏撥開一線路，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拈起一毫頭，現無邊剎海，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一時圓成。雖然如是，還有通得一線路的麼？其或未然，山僧不惜唇皮，更與諸人下箇註腳。」喝一喝云：「袖裏金鎚光燦爛，吹毛寶劍逼人寒。」卓拄杖，下座。

入院，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意旨？」師云：「大用現前。」進轉身一匝。師云：「這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如何是不壞的意旨？」進云：「求和尚指示。」師便打，乃云：「祖家活計不比教下，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只要斬釘截鐵、一刀兩段，各各識取根源，不用胡言漢語，那管前三後三、松直荊曲、鶴白烏

玄？萬別千差，總皈法藏，汝等諸人向這裏具隻眼。今日普光禪人屈身為法，率領大護法、眾檀越及諸山師友，敦請山僧住院，重整家風，建立門庭，宣揚法化，貴圖祖道興隆。既然如是，或有人問：『佛法大意作麼生指示鄣？』」舉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卓拄杖，下座。

高良富領眾請上堂。問答不錄。乃云：「河邊受渴，飯裏耽飢，真藥現前，自不能識。欲出生死海，須透過祖師關。且道祖師關作麼生透鄣？則如孔子三月忘味，顏回終日如愚，拶至山窮水盡，自然有箇轉身悟處，始知山僧恁麼說話；識得山僧恁麼說話，便知諸佛、諸祖鼻孔；識得諸佛、諸祖鼻孔，便知自己落處。」復舉：「雲門大師示眾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來卻是饅頭。』」師云：「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回頭識得自家珍，始知親言出親口。」

上堂。僧問：「空谷傳聲，聲歸何處？」師云：「千山勢到嶽邊止，萬派聲皈海上消。」進云：「釋家老子出世、達磨西來說些什麼？」師云：「無半字可說。」進云：「為什麼又有三乘十二部？」師云：「切斷葛藤。」僧云：「每日學道，不知道在何處？」師便打，乃云：「八字打開，當陽獨露。且道是第一義？還是第二義？向這裏緇素分明，不必他求，則知佛祖之道人人有分，元無欠缺，淨裸裸、赤灑灑，攝沙界於毫端，融古今於當處。既然如是，只如超佛越祖一句作麼生道？萬象齊作舞，虛空暗點頭。」

張洪宇領眾檀越等請上堂。乃云：「若論這一著子，日月照臨不到，天地覆載不著，十聖不知，三賢未曉。且道許什麼人知？」舉拂子，云：「若向這裏會得去，隨機利物，就語接人，紹隆聖種，擔荷正宗，百千三昧，彈指圓成。雖然如是，大眾還委悉麼？」卓拄杖一下，云：「大道體寬無背向，當陽須是箇中人。」下座。

雷成明請上堂。乃云：「現成公案，不用作造，各各圓成，處處玄妙。若欲識得本來人，縱橫無礙隨處樂，須彌頂上扣金鐘，新羅國裏放鐵鷂，逐起泥牛海底行，踏出金烏半夜叫。叫不叫？」舉拄杖，云：「有人識得這箇，不必生死之所縛。」擲下拄杖，云：「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佛成道日，張汝卿、王世進等請上堂。監院問：「昔日神光斷背，疼痛難忍，『祖師與我安心』，安箇什麼？」師云：「拔出眼中釘，仍中穿耳箭。」進云：「佛殿倒走，獅子張口。」師云：「吼吼我看。」進喝，師云：「野干鳴。」乃云：「大人俱大智，大根成大器。不用行棒，不用行喝。」豎拂子云：「向這裏若承當得去，不費纖毫，立地成佛。豈不見世尊初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奇哉，一切眾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執著妄想而不能得

證。』大眾！還識得釋迦老子恁麼說話麼？其或未然，更聽隆阮一頌：棄卻皇宮奔雪城，六年謚義對誰云？夜來戳瞎羅迦眼，依舊日午打三更。」

杜世登、趙世卿、高良富請上堂。問答不錄。乃云：「佛是世間了事漢，眾生是世間未了事漢。欲得萬法總歸一，佛與眾生無二樣；識得自性本如如，亦無一法與人看。看不看，凡夫外道執邪見，丹霞燒木佛，翠微供羅漢，一人只解收，一人只解放。古人雖然作用不同，大家也須具隻眼。參！」

聖岩寺請上堂。僧問：「如何是聖岩境？」師云：「巒峰翠色新。」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老僧愛住白雲深。」進云：「或有人來，如何接待？」師云：「硬的是拳，軟的是棒。」僧擬議，師便打，乃云：「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燈燈相續，祖祖相傳。且道傳箇什麼？佛祖窮之不到，千聖究之莫極。山僧不惜眉毛，與諸人聊通箇消息：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若欲與大眾去黏解縛、抽釘拔楔，各各牙似利劍、口如血盆、氣衝宇宙、鼻朝下垂，山僧到這裏一點伎倆也無。為什麼如此？他家自有通霄路，說破不值半文錢。」

永平府大護法郭自有領眾宰官請住南臺寺，上堂。乃云：「秋深氣爽，風清靜浪，雲散霧消，水澄月現。正當恁麼時，還識得此道理麼？若識得此道理，頭頭顯露，物物全彰，水流風動，皆是道場。向這裏若會得去，遇緣即宗，隨處作主，無戒可持，無生可護，上無佛道可成，下無眾生可度。雖然如是，提向上機，須明向上眼；指箇中事，還要箇中人。坐斷要津，不通凡聖，亦未是向上機，亦未是箇中事。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機、箇中事？」舉拂子，云：「還會麼？如或未然，更與大眾下箇註腳。」良久，云：「但有一人發真皈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

劉繼漢請上堂。云：「若論佛法，本來現成，不隔絲毫，盡大地是箇解脫門，與日月同明，耀古騰今，只因無始以來妄想濃厚，背卻自己一段光明。若是箇大丈夫漢，回光返照，直下承當，把得定，作得主，與諸佛、諸祖把手並行、同來同去。雖然如是，還有領略得者麼？如或未然，更與汝道破：利根上智須圓證，十聖三賢一念超。」

解制，上堂。云：「有放有收，有結有解，佛祖家風，古今舊例。千山活計，足下芒鞋，踏翻秤錘，元來是鐵。咦！瓊苑花開萬劫春，長江水洗千秋月。」

語錄卷第一終

萬善寺了宗禪師語錄卷第二

書記(徹凡　翠虛)同錄

康熙二年十月十五日，高良富、王政民等恭請住灤州萬善寺結制，上堂。至法堂，拈疏云：「諸佛慧命，祖師根源，盡在裏許，大眾還見麼？其或未然，卻請維那宣念。」宣疏畢，指法座云：「佛祖玄關，橫身直過，寶華王座，許什麼人登？」喝一喝，便陞。拈香云：「此一瓣香，根盤劫外、葉覆娑婆，信手拈來，爇向爐中，祝延今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

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公卿、本州眾鄉紳、居士等，伏願永作法門之柱石、同證無生之正果。」又拈，云：「此瓣香諸佛難測、神鬼不知，卻被盤山覷破，第三回拈出，爇向爐中，專為供養現住盤山古中盤堂上大博本師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維那白槌畢，師云：「垂鉤四海釣獰龍，格外玄機訪知音，會中若有仙佗客，大家共撫無絃琴。還有知音者麼？出眾相見。」僧問：「今日和尚將拄杖子作用，百年之後將什麼作用？」師云：「樹凋葉落滿天秋。」進喝，師云：「這一喝落在甚麼處？」進轉身禮拜，師打，云：「也放不過你。」進云：「念佛一聲，漱口三日，過犯在什麼處？」師云：「老僧事煩，不管這閑事。」進云：「和尚因為什麼不敢承當？」師云：「知音者少。」乃云：「撥轉天關，掀翻地軸，箇段風光，阿誰不有？只如盤山睹割肉而明心，樓子聞歌聲而悟道，秘魔擎叉，普化搖鐸，全提向上機關。所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到這裏，那管山林城市、佛國魔宮，隨緣放曠，任運縱橫。雖然如是，須知轉身一路始得。」顧視左右，云：「還有識得轉身一路得麼？總然通身是眼，覷之不見；渾身是口，說之不及。到這裏，須是箇中人，一肩擔荷。即今眾居士特請山僧闡揚佛祖門庭、開鑿人天眼目，若非大乘根器，不能如是。今日山僧也不敢瞞頇大眾，八字打開，兩手分付。且道分付箇什麼？」卓拄杖，云：「頂門若具金剛眼，方解西來祖師禪。」

徹凡大亮禪人領眾師德居士請上堂。僧問：「如何是南泉斬貓的意旨？」師云：「拋磚引玉。」僧喝，師云：「這一喝什麼意旨？」僧云：「海枯石亂處，獨露法王身。」師云：「金雞常報曉，時人自不聞。」乃云：「朔風颯颯寒風疾，凍得毒蛇成鼾鼻，直教猛虎吞大蟲，參禪衲子齊著力。世尊拈花，達磨面壁，迦葉起舞，六祖舂碓，法輪常轉度群迷，唯憑這箇真消息。」舉拄杖云：「還會麼？今日嚴寒，皈堂少立。」

優婆夷高明藏、宣明先領眾請上堂。乃云：「佛身無相，大道無言，體自真空，無形無狀。所以道：十方無影像，三界絕形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又作麼生商量酆？」良久，云：「若識佛是非身處，有相身中無相身。」復舉：「岩頭作渡子，有一婆子懷中抱一孩子，便問岩頭：『呈橈舞棹即不問，婆懷中孩兒從甚處來？』頭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且道只婆子俱什麼手段，便與岩頭問答？還識得這婆子問答處麼？其或未然，聽取萬善頌出：婆子無端問渡頭，平生肝膽向人酬，機絲不挂梭頭事，唯有長江天際流。」卓拄杖，下座。

優婆夷蕭明本、王明新請上堂。問：「昔日龐居士參石頭、皈馬祖、全家悟道，今高居士合家聞法，是一？是二？」師云：「阿誰不恁麼？」進云：「恁麼則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師云：「向甚麼處措足？」進云：「求和尚指示。」師便打。問：「多寶佛塔在什麼處？」師卓拄杖一下，進云：「請塔樣學人看。」師豎拄杖，云：「撐天拄地。」進喝，師云：「在喝喝看。」進復喝，師云：「一棹便上。」乃云：「諸佛法藏，無前、無後，無正、無偏，無男、無女，無聖、無凡，佛與眾生，性相平等。雖然如是，須會得佛祖意始得。還有會得佛祖意得麼？其或未然，與你傍通一線。」舉拂子，云：「向這裏若會得，求福得福，求壽得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果分明，有何滲漏？」復舉：「百丈上堂，常有一老人聽法，隨眾散去。一日不去，丈乃問曰：『立者何人？』老人云：『某甲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有學人問：「大脩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他道：「不落因果。」墮野狐身五百生。今請和尚代一轉語。』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師云：「百丈點鐵成金，野狐有脫身之計。雖然如是，未免百丈這一錐麼？有知痛痒者麼？不落因果與不昧，翻身跳入金毛隊。」

蕭明本請上堂。僧問：「月落後那裏相會？」師便下座，歸方丈。

比丘廣元領眾居士請上堂。問：「達磨西來傳佛心印，梁武帝為什麼不皈依？」師云：「任他白雲朝嶽頂，爭奈青山不展眉？」「神光皈依，得何法要？」師云：「知音者少。」乃云：「若論佛法二字，無言可說，無理可伸。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也須與大眾別通箇消息。古人見色明心，聞聲悟道。」舉拂子云：「這是色，還是明心的麼？」以拂子擊案云：「這是聲，還有悟道的麼？見色非干色，聞聲不是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寒山逢拾得，拍手笑欣欣，泥牛吼水面，木馬漫嘶風。還會麼？任從三尺雪，難壓寸靈松。」復舉：「《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

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師云：「衲僧鼻孔長，佛祖舌頭短，無耳人能聞，無眼人能見。且道見箇什麼？咄！咄！咄。」

高明杲、王明新請上堂。僧問：「悉達太子棄皇宮奔雪山是什麼意旨？」師云：「離塵脫俗。」進云：「六年苦行悟箇什麼？」師云：「果從花裏得，甘向苦中求。」進喝，師打，進云：「葉葉連枝秀，花開處處芳。」師云：「不著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乃云：「春深草綠，秋深葉落，風來樹響，水長船高，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有情無情，共成一體，拈來便用，無可無不可。豈不見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老僧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師云：「趙州老漢指鹿為馬、握土成金，難為這僧一生不了。或有人問萬善：『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只向他道：『門前一株松。』且道與趙州是同？是別？大眾！定當定當看。其或未然，老僧定當去也。」舉拄杖，云：「若人會得家中寶，啼鳥山花一樣紅。」

高陞、畢陞、文守福、畢從善領眾請上堂。乃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道不遠人，人自遠矣。所以，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所謂性者，非青黃赤白之色，亦非長短男女等相，雖非耳目之所及，不妨於終日現前，人人腳跟點地，箇箇鼻孔遼天。」舉拂子云：「還會麼？若道這箇便是，猶是認賊為子；若道這箇不是，亦是向外馳求。且道畢竟作麼生得大自在去氅？」顧視左右云：「嗟哩嗟哩，蘇嚕蘇嚕。」復舉：「高峰妙禪師示眾云：『海底泥牛啣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牛鷺鷥牽。』此四句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檢點得出，參學事畢。會中還有俱眼的衲僧麼？出來試道看。其或未然，再聽萬善一頌：卻來平地起孤堆，水自深兮雲自飛，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張建勳、比丘尼妙真領眾請上堂。僧問：「《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師云：「如水合水，似空合空。」僧云：「兩手撥開金世界，翻身跳出白雲窟。」師云：「不是龍門客，徒來遭點額。」問：「六祖聞箇『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如何是『應無所住』的意旨？」師云：「隨流得妙。」進云：「如何『而生其心』？」師云：「土上加泥。」進云：「上無佛道可成，下無眾生可度，和尚上堂說些甚麼？」師云：「閒栽無影樹，留與後人堪。」進云：「謝和尚指示。」又問：「昔有一比丘借半間草庵，臨起身為什麼燒了？」師云：「絕形忘跡。」進云：「來時清淨身，去時不染塵。」師云：「幻人看幻境。」曰：「古人聞聲悟

道、見色明心，今日和尚上堂，鐘鼓齊鳴，一切人為什麼不悟道？」師云：「奼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在火中棲。」進云：「請師指箇路逕。」師云：「萬善寺大饅頭。」乃拈拄杖，云：「說法不如這箇親，棒頭落處見分明，若於當下明真理，方識渠儂老婆心。」復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安云：『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向紫薇。』僧云：『忽有客來，將何秖待？』安云：『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到晚鳳啣來。』」師云：「同安這兩轉語恁麼道，不妨奇特，若是萬善即不然，或有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只向他道：『硬的是拳，軟的是棒。』『忽有客來，將何秖待？』『齋前一鍾水，飯後一杯茶。』且道與同安相差多遠？大眾檢點檢點看。如或未然，老僧據款結案去也。」便下座。劉繼漢請上堂。僧問：「釋迦拈花即不問，達磨面壁事如何？」師云：「問處難瞞作者知，風流何用多著衣？」進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何是真實法？」師便打，進云：「四相元無我，人空法亦空。」師云：「虛空本無相，唯有月長明。」問：「梁武帝請傅大師講經陞座、大師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是什麼意旨？」師云：「到者方知就裏事。」進云：「木馬踏翻海底月，泥牛觸破水中天。」師云：「不是知音莫亂頻。」乃舉拂子，云：「還見麼？」以拂子擊案，云：「還聞麼？眼見是色，耳聞是聲，纖毫不昧，歷歷分明，四大分張，那箇是心鄴？向這裏若會得去，動轉施為，隨處自在，有時虛空背上經行，有時無影林中打坐，有時或默或言，有時或嗔或樂，道我是聖是凡，敢保未曾說著；道我是僧是俗，卻又分成兩箇。」卓拄杖，云：「這是聖是凡？是僧是俗？」良久，云：「只從會得空王意，拍拍元來總是歌。」

歲次丙辰正月元旦日，有眾僧明杲、明新、明玄請上堂。僧問：「年終歲首之辰，萬物更新之始，如何是更新的意旨？」師云：「梅蕊報君知。」僧云：「恁麼則陽回春色曉，遍地草青青。」師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催？」僧云：「陌頭綠柳垂金線，院裏桃花枝上榮。」師云：「時節不饒人。」僧問：「如何是萬善更新的境？」師云：「前松後柏依舊青。」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便打，進云：「家家有道家家慶，處處陽回處處春。」師云：「石壓筍邪出，懸崖花倒生。」乃云：「昨日是雪今朝風，吹綻梅花拽轉春，更有竹聲傳臘盡，門前楊柳曉鶯吟，森羅萬象齊稽首，慶賀當來彌勒尊。」以拄杖指空中：「看看，南海觀音菩薩來也。」大眾齊視，乃喝一喝，云：「無位真人乾屎橛，令人嚼著硬如鐵，村歌社舞樂豐年，衲僧百般無一些，露地白牛帶角烹，犒賞禪流過正節，等閒無事不拈出，今日為君輕漏泄。咦！珊瑚枝枝撐著月。」

龍華會，請上堂。問：「四眾人等都來求戒，請問和尚：如何是戒？」師云：「著衣持缽。」進云：「眾善奉行，如何是定？」師云：「息心泯妄。」進云：「一念不生，如何是慧？」師云：「明心見性。」進云：「心花發朗，謝和尚指示。」乃云：「若論道場，鶯啼燕語、水流風動，無不是道場。十方佛子同來聚會，由如百川同會於海者，沙門體心脩道之地也。學道貴於出家，為僧重於進戒。初剃度即受沙彌十戒，如儒童先習小學，令知孝親、敬長、謹信、汎愛、親仁，為大學之基本，自小入大也。既然持戒，必須息心泯妄，參尋宗旨，信受則為出世之津梁，開悟則入佛之知見，開前疑而決後滯，披迷雲而睹慧日，然後方知色空無異，同歸實際之理。欲識般若體，須觀自己身；欲識般若用，須觀拄杖子。到這裏，勿論僧俗男女，共入龍華三會，秉教於釋迦，種福於當來，脫離苦海，齊登覺岸。且道：誰是到岸者鄄？」喝一喝，云：「清風明月尋皈路，夫子門前問孔丘。」卓拄杖，下座。

西方庵僧俗眾等恭請結制，上堂。師云：「不行諸佛令，單提向上機。會中有出格衲子，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僧問：「一切眾生俱有佛性，如何保任？」師云：「擲寶混沙中，識者天然異。」僧喝，師云：「這一喝落在甚麼處？」僧復喝，師云：「少弄虛頭。」曰：「如何是空劫亦前事？」師卓拄杖一下，曰：「如何是空劫亦後底事？」師復卓拄杖一下，曰：「如何是現在事？」師又卓拄杖一下，僧云：「謝師指示。」師云：「如何是你腳跟下事？」僧喝，師云：「再喝看。」僧復喝，師云：「一棹便上。」乃云：「道則雖不行，佛法亦難滅。千聖總不傳，預先早漏泄。啼鳥報知音，松風搖般若。處處皆是真，時人爭不解？昔，世尊在靈山會上對人天眾前云：『吾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廣傳流布，教化眾生。』且道釋迦老子當時傳的什麼法鄄？」舉拂子，云：「欲識本來真面目，佛法元不紙上尋。」卓拄杖，下座。

比丘廣元、李士龍、王繼華請上堂。乃云：「老僧一向懶參禪，飢來喫飯困來眠，行住坐臥平常事，無底缽盂口朝天，拄杖頭上挑日月，腳下芒鞋徹底穿，晝看峰前雲片片，夜聽澗下水潺潺，不用除緣息妄想，大家這裏好安閒，有人若問脩行事，耍笑謳歌是道場。雖然如是，夢中或有人索飯錢，作麼生好？與他三十棒。」

吳門董氏為薦夫，請小參。舉拂子云：「向這裏會得，無去無來，無生無死。」放下拂子云：「大道不離目前，目前不離大道，要且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之所求。既不離聲色之所求，只如今日吳門董氏所薦夫主吳秉政向什麼處安身立命？」良久云：「天共白雲曉，水合明月流。」

對靈，小參。問：「四大分張向什麼處去？」師云：「天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僧云：「兩手撥開生死路，翻身直入白雲鄉。」師云：「一物不生全體現，目前光彩阿誰知？」乃云：「佛性場中，纖毫不動，心隨境轉，境隨心生，離色離相，塵盡光生，忘形忘跡，體露真空，到這裏，有什麼生死去來、遷流之變？豈不聞釋迦老子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汝等諸人還識得這寂滅為樂的消息麼？若識得寂滅為樂的消息，無來無去，無生無死，無是無非，無彼無此，乃至四聖六凡及一切有情無情無不寂滅。既然如是，只如今日所薦亡靈高門舒氏向什麼處去耶？」良久，云：「月落潭無影，雲生山有衣。」

解制，山主請上堂。僧問：「西來大意即不問，燈月交輝時如何？」師云：「錦上更添花。」進云：「有意氣時添氣意，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鶯逢春暖歌聲滑，林上煙濃花正紅。」問：「昔越州禪師開堂，一期圓滿陞座，大眾纔集，師指大眾云：『若到諸方，莫得錯舉。』便下座。是什麼意旨？」師云：「不透龜毛徑，焉知狹路長？」進云：「學人自有沖天志，不向古人行處行。」師云：「你向什麼處下腳？」僧喝，師打，乃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來是恁麼來，去是恁麼去。來去分明，出入便宜，獨步三界，得大自在。去來去且止，慣戰不如能收。且道收兵罷戰一句作麼生道？雕弓已挂狼煙息，萬里歌謠賀太平。」拽拄杖，下座。

盤山了宗禪師語錄卷第二終

侍者(智元　寧波)記錄

入方丈，云：「維摩方丈，叢林榜樣。獅子哮吼，群魔膽喪。正令當行，佛祖不讓。」喝一喝，便座。
康熙十三年孟冬月十五日，上堂。拈疏示眾云：「前三後三，佛祖根源，文彩已彰，重重漏泄。如或未然，卻請維那對眾敷揚。」宣畢，以拄杖指法座云：「拈起須彌椎，打破虛空鼓，盤山親點頭，大地無寸土。」喝一喝，遂陞。拈香祝聖畢，又拈香云：「此一瓣香，諸佛撈不著，祖師提不起，不隔一纖毫，當陽須薦取，第五回拈出，爇向爐中，奉為先師大博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維那白椎畢，師云：「垂鉤四海，只釣錦鱗，還有衝浪金鱗麼？出水相見。」僧問：「舊店新開事如何？」師云：「廣招賓客往。」進云：「或有客來，如何接待？」師云：「棒頭取證。」進云：「離苦得樂事如何？」師云：「一場懨懶。」乃云：「松風搖般若，啼鳥弄玄音，盡是西來意，時人不認真。」舉拄杖云：「是不是？相不相？盤山有則公案，諸人未曾判斷，不是鎮州蘿蔔，亦非青州布衫。」舉拂子云：「惟有這箇，高聳人天，千聖拱手，萬象伏降；有時遇賤則貴，有時遇貴則賤；拈起群魔惱裂，放下諸聖同原。且道拈起好？放下好？」喝一喝：「遮藏猶恐人瞧見，只怕東風泄漏香。」結槌畢，卓拄杖，下座。
入院，上堂。師云：「叢林依舊是叢林，五花緣會五花簇，盤山欲得興隆日，捲簾方見月明中。所以，孤樹不成林，孤掌不浪鳴。建法幢，立宗旨，仰憑大眾，大家努力，輔弼門庭。馬祖禪堂，百丈清規，禪家規範，須用鉗錘，單提正令，佛祖不立，道雖不行，法亦難息。眾位弟兄、本山耆舊、兩序大眾恭請山僧陞座，經管常住，擔荷門庭，開鑿人天眼目，接物利生，以何為證聖？」舉拄杖，云：「向這裏把得定、作得主，隨緣放曠，任運縱橫；豎說橫說，出門合轍；橫拈豎拈，左右逢原；家無二主，國無二王。既然如是，且道承誰恩力？」喝一喝，云：「全憑一句無私語，耀古騰今遍九垓。」下座。
京都佛弟子性智辦合山齋，請上堂。僧問：「打破生死關，不受閻君氣。如何是打破生死關意旨？」師云：「透過龜毛徑，方知狹路長。」僧便喝，師云：「這一喝是第幾機？」進云：「覿面相呈。」師云：「鸞鳴鳳舞後，依舊夕陽斜。」乃云：「昨夜西風自翛然，半輪明月映秋江，山河大地談般若，澗下林泉演妙玄。所以道，釋家老子四十九年談空說有、廣演三乘，達磨西來、面壁九

載、不立文字、密傳底事。山僧即不然。欲說，搖唇動舌；不說，諸人罔措。且道：說好？不說好噇？」舉拄杖，云：「向這裏領略得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干木隨身，逢場作戲；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求福得福，求壽得壽；齋僧功德，毫無滲漏。既然如是，親切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知音不在千鍾酒，一盞清茶也醉人。」下座。

豐潤縣趙近池領眾請上堂。乃云：「綠柏青松非外境，清風明月露全真，頭頭盡是西來意，信手拈來不是塵。吟風弄月平常事，喫飯穿衣更最親，佛法事法成一片，步步元來總家珍。」舉：「趙州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州云：『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云：『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缽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腳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且道大眾還識趙州老漢恁麼說話？如或未然，復聽盤山頌出：十二時中何用心？晨鐘暮鼓自分明，鬧中喜氣誰人曉，一段風流畫不成。」下座。

臘月八日，上堂。乃云：「今朝臘月八，衲僧披袈裟。彌勒未出世，成道於釋迦。雪山六年脩苦行，夜睹明星悟心花。談空說有四十九，《阿含》十二方等八。《華嚴》最初三七日，二十二年《般若》談。《法華》、《涅槃》共八載，末後拈花傳佛法。且道傳底是什麼法？」舉拂子，云：「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卓拄杖，下座。

歲旦，上堂。僧問：「三陽開泰，萬物咸新，如何是咸新意旨？」師云：「暖趁梅花香裏到。」進云：「乾坤生寶色，宇宙盡春光。」師云：「寒隨竹爆響中出。」曰：「是何人境界？」師云：「埜老謳歌賀太平。」問：「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何意旨？」師云：「截斷兩頭中間看。」進云：「非有非無，如何保任？」師打，云：「向這裏會去。」乃云：「一年又一年，人間歲月遷，衲僧無可據，家家貼紙錢。老翁點頭辭舊歲，孩童拍手賀新年，惟有山僧不恁麼，飢來喫飯困來眠，有人更問山中事，白雲依舊覆青山。」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盤山惟養一群牛，頭角分明觸處周，四野草青隨處放，收來放去得自由。有時高高山頂臥，有時深深海底游，忽然曳斷鼻頭繩，毘盧頂上任悠悠。雖然如是，且莫犯人苗稼。」

一和尚、佛和尚請上堂。「山岌岌，水潺潺，野草閑花盡春光，落花流水明祖意，報與諸人仔細參。這段風光如錦繡，等閒不與世人看，有人更問參禪事，此去西方萬八千。今日承二位和尚邀請，眾位兄弟飛錫入山，法駕親臨，光降祖庭，與大眾辦齋，請山僧陞座，說幾句法語，與大眾解黏去縛。到這裏直得無言可說，無理可

伸，不免將錯就錯。」舉：「世尊因文殊在門外立，世尊云：『文殊，文殊，何不進門來？』殊云：『門外不見一法，以何教我進門？』且道這二老漢還有優劣也無？大眾若檢點得出，許你參學事畢；如或未然，復聽盤山頌出：元來二老是作家，慣弄瑤琴與琵琶，更問諸人誰解聽，清音歷歷遍天涯。」

灤州諸山禪師請上堂。乃云：「盤山有一話頭，遍滿四大部洲，若作佛法商量，猶是認影迷頭。心外別無法，法外別無心，隨緣且度日，到岸不迷津。開口全體現，無言露半身，悶看白雲散，閒觀水月明。若問箇中事，鳥語報知音。」良久，云：「昨夜風吹黃葉落，石筍抽條竹更青。」

遵化縣普門座主請上堂。乃云：「描不成，畫不就，一段風流如錦繡，等閒不與世人看，逢人爭敢機泄漏？所以道，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海枯須見底，人死不知心。且道還有識底心得麼？」舉拄杖，云：「莫道無心云是道，無心又隔一重關。」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吾為獨尊。』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云：「雲門老漢雖是出語驚人，檢點將來也是賊過張弓。盤山即不然，正好供養。」

高明杲請上堂。僧問：「人人有條無生路，如何尋不著？」師云：「只是不唧溜。」進云：「箇箇參禪悟道，悟的是何物？」師云：「疑殺閻黎。」師打，乃云：「一年之首，四時之功，三陽開泰，萬物咸新。楊柳綠，桃花紅，明明祖師意，明明古佛心，山河並大地，草木及叢林，頭頭非外物，處處現全身。然雖如是，只如更新一句作麼生道？拄杖頭邊春色曉，撥轉陽回萬物新。」

當晚，小參：「既學此道，欲明明德，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心外求道，實無所得。」舉拂子，云：「若識的這箇，便知牟尼不在西天，仲尼不居東魯。有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不說趙州無，不道雲門普，象骨會輥毬，禾山解打鼓，從前絡索都丟下，斬新條令從頭數，九九八十一，五九四十五。」召大眾，云：「還會麼？鱉鼻吞毒蛇，大蟲咬殺虎。」

小參：「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如今有一等禪和子，做工夫未曾透徹，嘴吧吧的滿口說禪，不知禪是何物，非但瞞人，亦瞞自己，後有大在。」

法通首座寮法語

秉拂。乃云：「截斷千差路，坐卻是非關，凡聖不同風，了然絕消息。到這裏，若有祖師西來意，和泥合水；若無祖師西來意，合水

和泥。檢點將來，覿面相謾去也。會中可有不受人謾者麼？出來試露箇消息看。」眾無語。「既然未會，與諸兄弟道破去也。」舉拂子，云：「盡在箇裏，休向外尋。若向這裏承當得去，只教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指露柱作燈籠，將燈籠作露柱用，不為希罕。把住放行且置，只如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如王寶劍隨王意，揮斥縱橫得自由。」

秉拂。僧問：「即心即佛即不問，非心非佛事如何？」師喝，進云：「即此用，離此用，又作麼生？」師復喝，進云：「恁麼則隨波逐浪去也。」師云：「你又在什麼處安身？」僧亦喝，師云：「這一喝落在什麼處？」僧無語，師云：「無主孤魂。」便打，乃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風不能吹，日不能晒，八面玲瓏，縱橫自在，亙古亙今，無變無壞。既然如是，釋迦老子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且道諸人還知這箇消息也無？若道無，人人具足，箇箇圓成；若道有，即今又在什麼處？還會麼？其或未然，更與通箇消息去也。佛祖機關窮徹底，白雲深處不藏身。」

秉拂。乃云：「若論此事，本無言說；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三世諸佛到這裏，只得嘴挂壁上，歷代祖師不敢正視，即今教山僧說箇什麼即得？若道箇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未免埋沒後人；若道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僧不是僧、俗不是俗，又生鈍置後人。到這裏還有出得此圈圍者麼？若出得此圈圍，許爾參學事畢；其或未然，更與你打葛藤去也。」復舉：「白侍郎問鳥窠：『如何是佛法大意？』窠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侍郎曰：『三歲孩童也解恁麼道。』窠云：『三歲孩童雖然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師云：「侍郎好肉剜瘡，鳥窠無夢說夢。雖然如是，且道：侍郎還識鳥窠意旨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入室機緣

僧入，師問：「水牯牛過窗櫺，頭角都過去，為什麼尾擺過不去？」僧喝，云：「過也。」師云：「未得徹頭徹尾。」便打。

僧入，師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僧便喝，師云：「這一喝落在什麼處？」僧復喝，師便打，僧禮拜。

僧入，師問：「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展兩手，師云：「這是有語？是無語？」僧擬議，師便打。

僧入，師問：「萬法皈一，一歸何處？」僧云：「皈於自性。」師云：「喚什麼作自性？」僧無語，師打出。

僧入，師問：「道得也打，道不得也打，你作麼生會？」僧云：「求和尚慈悲。」師打，云：「痛痒也不識。」
僧入，師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僧喝，師打，僧禮拜。
師云：「吾有一句，不容擬議。若道不識，打斷脊背。」一僧喝，師便打。
僧入，師問：「釋迦老子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是什麼意旨？」僧云：「自性。」師云：「為什麼週行七步、目顧四方？」僧云：「不知。」師云：「放過即不可。」便打。
守心入，師云：「逐日守心，畢竟守的是那一箇心？」僧云：「圓陀陀，光爍爍。」師云：「你那裏見得？」僧擬議，師打出。
僧入，師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將什麼對？」僧作舞勢，師云：「如何是末後一句？」僧便休去。
僧入，師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僧云：「說話便是。」師云：「一口氣不來，什麼處說話？」僧無語，師即打。
僧入，師問：「世尊拈花，迦葉為什麼微笑？」僧云：「不知。」師云：「鬼爭漆桶。」
僧入，師問：「盡大地是箇火坑，你在什麼處安身？」僧喝，師云：「這一喝是賓？是主？」僧禮拜，師即打出。

請益

僧問：「話頭從那裏提起？」師云：「從問處提起。」僧云：「落在什麼處？」師便打。
僧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作麼生道？」師云：「你在什麼處？」僧喝，師云：「這一喝落在什麼處？」僧擬議，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云：「啞子忍痛。」僧云：「一口氣不來，落在什麼處？」師云：「澄水不離波。」僧禮拜。
僧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什麼處？」師即打，僧喝，師云：「再喝看。」僧復喝，師云：「一掉便上。」
師問書記：「萬法皈一，一皈何處？」記云：「不知下落。」師云：「摘佛子與我。」記摘拂子與師，師接拂子便打。
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云：「你妄想作甚麼？」
僧問：「父母未生時如何？」師云：「赤條條的。」僧云：「父母已生時如何？」師云：「兩耳垂肩。」僧云：「生與未生時如何？」師云：「藏身露影。」

僧問：「求師指示。」師云：「不指示你。」僧云：「為什麼不指示？」師云：「水淺無魚，徒勞下釣。」
師問自然禪人：「開口即錯，動手即失，你作麼生道？」然翹腳，師云：「是驢腳？是馬腳？」然云：「請師會。」師便打。
僧問：「狹路相逢事如何？」師云：「兩眼對兩眼。」僧云：「除卻，請師別道一句。」師便打，僧云：「兩眼對兩眼。」師云：「眼光落地又作麼生？」僧擬議，師復打。
碧空禪人辭師去，師云：「四門閉塞，向什麼處去？道將來即去，道不來不許去。」僧無語，師便打，僧復住。
僧問：「求師指示。」師云：「你會喫飯麼？」僧云：「會喫飯。」師云：「你作麼生喫？」僧無語，師便打出。

問答機緣

大理寺卿張問：「堯、舜、禹、湯天下太平，佛為什麼不出世？」師云：「君王有道三邊靜，何須萬里築長城？」卿曰：「周、漢以來佛出世，為什麼不太平？」師云：「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卿曰：「梁武帝好佛教，為什麼無好報？」師云：「因果不昧。」卿曰：「佛教談空，儒教談實。」師云：「空且止，如何是實？」卿無對，師云：「海神知貴不知價。」
溫春元求師領教，師云：「將什麼所求？」元擬議，師云：「你且看書去。」
宋秀才求師指示，師云：「你讀那一經？」才云：「《易經》。」師云：「《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什麼？」才云：「不知其道。」師云：「如何是道？」才無對，師云：「空讀一生書。」
泉王訪師，相見，問：「世間一切都是虛，請問和尚那箇是實的？」師良久，云：「王還會麼？」王云：「不會。」師云：「爭怪得山僧？」
王問：「和尚上堂，有人問：和尚喚作什麼？」師云：「不是凡，不是聖。」王云：「畢竟喚作什麼即得？」師云：「正好疑著。」
都院馮次見師，師云：「昨日相逢，今朝覿面事如何？」院作禮，師云：「覿面且止，月落後那裏相會？」院轉身便休去，師云：「恁麼去始得。」院復坐，師云：「你那裏得這箇消息來？」院云：「憨僕和尚印證過。」師云：「蝦蟆為什麼落井？」院云：「弟子不會。」師云：「憨僕始得，山僧未許你在。」
皇姑同駙馬參師，師云：「此路難行，來為何事？」姑云：「為佛法來。」師云：「將什麼作佛法？」姑同駙馬拜師為弟子，求受三

皈，師打一拄杖云：「且受這一皈。」
李教授問：「做工夫從什麼處下手？」師云：「從問處下手。」授云：「落在什麼處？」師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
王問：「出家之人，明得理性，可以出家，不明理性，忠孝兩失。」師云：「王那裏見得？」王云：「在家也有佛性麼？」師云：「佛性本無僧俗男女。」王云：「誰教我信得極蹇？」師云：「川僧打銕鼓。」
師問李知縣：「既為臣宰，將什麼進忠？」縣云：「不知。」師云：「如何治國？」縣作禮。
一儒童參師，師云：「尊姓？」童曰：「姓張。」師云：「非是常姓。」童曰：「如何是常姓？」師云：「喫過茶向汝道。」喫茶畢，童曰：「請和尚說與弟子。」師展兩手云：「向汝道箇什麼？」
西天一羅漢來參師，師云：「汝從什麼處來？」羅漢瞪目良久，云：「阿彌陀佛從甚處來？」師便打一柱杖，羅漢便拜師為弟子，隨師同住，為侍者。
劉秀才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喜怒哀樂。」才云：「這箇便是麼？」師云：「逢人莫要錯舉。」
師問僧：「你是什麼號？」僧云：「實相。」師云：「那箇是你的實相？」僧豎一拳，師云：「者箇是拳頭，畢竟那箇是實相？」僧無語，師便打。
當晚小參。乃云：「參禪須悟道，念佛須念心。道心本無二，心真出語親。隨流便得妙，到岸不迷津。海門高處望，萬派盡朝東。踏破澄潭月，金烏半夜紅。雖然如是，衲僧舌上有龍泉，開口等閒疑殺人。」
除夕小參。乃云：「今朝臘月盡，魔君皆乞命，梅信報君知，東君行正令。正令且止，今年常住空虛，將什麼與大眾分歲蹇？」分付典座：「泥牛合角煮，木馬戴毛烹，做些無米飯，大眾過新春。雖然如是，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椒花餞臘去，爆竹待春來。」下座。
示眾。云：「諸禪德，既要參禪，必須了脫生死大事，不是說了便休，前輩老人大有樣子在。不見趙州，除二時粥飯沒有雜用心處？長慶坐破七箇蒲團？豈不是謂生死的樣子？且不可草草蔥蔥，但於三根椽下、七尺單前，綿綿密密，朝究暮參，時刻莫放，如兩木相鑽，覓火相似，忽然冷灰豆爆，桶子底脫，方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總是自己家珍，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更有什麼生死去來之相？豈有分別者哉？雖然如是，須知男兒自有沖天志，不向古人行處行。」

示眾。云：「若欲學道，不在言說；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古人學道，有過則改；今人學道，自障其心，棄本逐求，認假為真，不肯向自己腳跟下追求，只圖嘴吧吧的會說，說到驢年，與自己分上毫沒交涉。江河無礙人之心，佛祖無謾人之意，只是時人行不將去，故設方便，誘引諸人，令其得入，各各識取本來面目。佛法別無奇特，只要識得破、信得及。佛言：『信能遠離生死苦，信能必到如來地。』且道：作麼生是如來地？咄！不是知音，徒勞側耳。」

示眾。云：「最初學道者，不遇明眼宗師指點，自家一味杜撰，將古人殘茶剩飯念上幾篇，蘊在胸中，不肯放捨，又不知是病，便說我知我見佛法元是者箇道理，當作脩行，迷之遠矣。及乎遇著明眼人一拶，面紅齒白，眼似流星，只落得一場氣悶，又不肯親近善知識，反生我慢，如是之流，燋芽敗種，難可救療。若是真實學道之士，與他人不同，發勇猛心、具堅固志，如須彌山相似一般，一切邪風搖撼不動，單提自己本參話頭，勿論結制、解制，閑時、忙時，極力參究，時刻不放，左拶、右拶，拶到水窮山盡，皮骨粉碎，忽然全身突露，當下了然，方知三世諸佛根源，歷代祖師落處。然雖如是，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千山勢倒嶽邊止，萬派聲皈海上消。」

七中示眾。云：「鐵樹開花，石上長藕，虛空點頭，佛殿倒走。此四句有一句，有體有用，有擒有縱，向這裏緇素分明，許汝參學事畢；其或未然，且向燈影下打瞌睡。」高居士請師示眾。云：「諸禪德！既然出家學道，須會得佛祖意始得。若會得佛祖意，勿論僧俗男女、貧富貴賤，隨豐家儉，安樂度日；若不會得佛祖意，總讀三乘十二分、鑽他故紙，與自己分上毫沒交涉。汝等諸人各各腳根下有一段大事因緣，不費汝纖毫氣力，與諸佛諸祖無異無別，只是汝等諸人信根狹劣，不肯死心忘意。若是箇大丈夫漢，一刀兩段，立箇決定志，自然有箇到家時也。豈不見長慶二十年間不明斯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有偈云：『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且道長慶老漢見箇什麼道理便發言吐氣？還有識得長慶落處麼？若識得長慶落處，便識得山僧落處；識得山僧落處，便識得諸佛落處；識得諸佛落處，便識得天下老和尚落處；識得天下老和尚落處，便識得自己落處。會中還有識得自己落處者麼？」時有僧出喝，師便打，僧復喝，師復打，僧退，師顧視左右喝一喝云：「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便下座。

示眾。云：「汝等諸人既然參禪學道，須除卻執著妄想之心。《圓覺經》云：『若諸眾生先除事障、未除理障，但能悟入聲聞圓覺，未能顯住菩薩境界。』正此意也。故學道者不明此理，所以不識心

性之真，而執滯此理，未免心性之礙，是心勉強行之。欲研無上菩提，洞明心宗，即不可執滯此理。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舟。不但釋教，儒教亦如是。只如顏回不遷怒、不貳過，即是除事障也；至於如愚坐忘，即理障除矣。古人改過遷善，以除事障，安能不思不勉以除理障哉？今人自障其心，故不能達諸佛之本源。譬如昔者舜畜吠犬，朝暮所見惟舜。一日，堯過而吠之，非是愛舜而惡堯也，正是常見者惟舜而未見堯也。今時之人，事障、理障不除，猶如舜犬之見也，慎之！慎之。」

示眾。云：「一切佛法，惟在自心，心外求法，並無所得，縱然多見多聞，皆是妄見情識，非是真實法也。生死情妄，不從天降，不從地生，只因無始以來迷失本心，流浪生死，至今不息，但要精進，降伏煩惱，貪、嗔、我慢、諂曲、嫉妒，對境不生，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頭提起，默默參究，行住坐臥，於靜於鬧，不生厭倦，工夫純熟，心花燦發，頭頭顯露，物物分明，出入合轍，左右逢原，不假造作，本來現成，到此田地，方知道在己求，不向他覓也。」

示眾居士。「夫在家菩薩脩行，如火裏生蓮，爭名奪利，意氣難調，何況火宅煩攪，種種牽纏？所以難得解脫。除非大根大器之人，自己做的主宰，直下省悟，看破凡情，一切放下，觀一切法如幻如夢，萬法皆空，隨時消遣，與昔維摩詰、龐居士、裴相國、張無盡，豈不是在家居士？了脫生死，同證無為，出生死海，得涅槃樂，豈不快哉？法性場中本無僧俗男女等相，只要信得及、放得下，子脫生死大事，不妨人間走一遭，莫要失卻自己本也。」

開示

若欲求出生死，必須參禪。既要參禪，則知生死根本。想我從無量劫來，貪、嗔、嫉妒、貢高、我慢、妄見情識、逐境漂流、六道輪迴、生死不斷，無了期。何故？蓋謂不識本心、認賊為子、喚奴作郎，妄見六根、自成顛倒、攪亂真常，如雲遮日，光不能現。若是有智之人，直下返照回光，參尋自己，出離生死之苦。不然，一日無常到來，閻羅老了，索取飯錢，將何抵對？諸仁者！既謂生死事大，具真實心，發決定志，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朝參暮究，勇猛精進，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我若不殺他死，他必定殺我死。苟不拼命殺出，稍有遲緩，豈有自活者哉？」我勸諸兄弟們，但於日用中剔眉豎目，看箇「如何是我本來面目」話頭，亦不可有心求，亦不可無心得，亦不得愁我根機淺薄、慮我業障深重，只管向前做去，如貓捕鼠、似龍抱珠，日久歲深，忽然疑情頓破，洞見本

來當人，始知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在聖不增、在凡不滅，出世之閑人，豈不快哉？其或未然，若生貪著其欲，便失人身，猶如舐鋒鋩之蜜，未免傷舌之患，切宜戒之。
十月十五日結制上堂。問：「結制開爐即不問，如何是盤山境？」師云：「青松翠柏生峰頂。」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老僧看白雲。」進云：「客來如何接待？」師云：「饅頭任意吞。」進云：「人境蒙師指，向上宗乘事如何？」師云：「如人飲水，冷煖自知。」進云：「佛祖家風傳今古，怎奈時人不解聞？」師云：「怪老僧不得。」進禮拜，師打，乃云：「佛祖相傳不二門，萬象森羅一體同，普化搖鐸翻觔斗，豐干騎虎下松門。趙州有語喫茶去，青州布衫重七斤，可笑韓盧逐塊者，夜深無故吠虛空。盤山即不然。」喝一喝，云：「師子林中師子吼，象王行處象王形。」卓拄杖，下座。
顯如領眾居士請小參。乃云：「若論這一段大事因緣，人人本具，個個不缺；祖師法同，佛佛道同；心即是法，法即是心；心法不異，故名為佛。釋迦老子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達磨西來，面壁九載，嘴挂壁上，無得無說。且道還識這二老漢的消息麼？知音不在頻頻舉，達者方知暗裏驚。昔龐居士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更說無生話。』有楊傑居士云：『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閑工夫，且說無生話。』後有海月禪師云：『我也無有男婚，我也無有女嫁，飢來吃飯困來眠，那管他無生話。』這三箇老漢雖然一鼻孔出氣，各人作用不同，三箇老漢非等閒，手把琵琶月下彈，雖然古調無音韻，贏得風光滿世間。」下座。
豐潤縣趙邦太領眾請上堂。乃云：「青山疊疊倚太虛，綠水潺潺投澗溪，若欲會得箇中事，青山不斷白雲飛。欲學佛祖道，須發上品心，有像皆無礙，無緣卻是真。掀翻生死窟，獨露法王身，不挂絲毫相，光明貫古今。會得箇中意，照用一齊行，千里總不識，佛祖也難明。且道許什麼人明？」舉拂子，云：「向這裏如斯明得，鐵樹開花，虛空落地，釋迦、彌勒親來侍立，出沒卷舒，任意施為。既然如是，只如一句作麼生道？逐日盤山駕釣舟，今朝鉤線一齊收。」曳拄杖，下座。

咐囑

西堂瑞亭

佛祖不識，千聖難明，西來大意，咐囑瑞亭。

維那無虛

父子相投向上機，箇中消息幾人知？杖頭撥轉一輪月，覿面拈來付與伊。

庫頭量庵

眉毛挂寶劍，肘後懸靈符，隨緣任從施，一法本來無。

知客一味

同住不相識，何勞更問伊？若具金剛眼，便是獅子兒。

書記暉洲

父子不相識，消息幾人知？縱饒家門緒，當面便逢伊。

知藏心虛

通身是口，遍身是舌，若問佛法，無得無說。

門人維那徹軒惺　書記寧一暹　尼曇裔　牧魁吾　侍者慧恒　書記朗空順

佛法大意，人人本具，到處縱橫，隨心便宜。

盤山了宗禪師語錄卷第三終

盤山了宗禪師語錄卷第四

書記恒滋記錄

拈古

王常侍一日訪臨濟，同到僧堂內，常侍曰：「這一堂還看經否？」臨濟曰：「不看經。」常侍曰：「學禪否？」臨濟曰：「不學禪。」常侍曰：「經文不看，禪又不學，畢竟作甚麼？」臨濟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常侍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麼生？」臨濟曰：「我將謂你是個俗漢。」

拈云：「臨濟老漢橫按莫邪，誰敢當鋒？等閒被這俗漢一拶，只得冰消瓦解。且道這俗漢又有甚麼奇特？還會麼？識得無中能唱處，方知元不在宮商。」

雲門道：「既知來處，且道甚麼劫中無祖師？」自代云：「某甲今日不著便。」

拈云：「雲門老漢也是做賊人膽虛。」

魯祖凡有僧來參，即面壁而坐。一日，南泉至，亦面壁而坐，南泉遂於背上拍一掌，祖曰：「誰？」泉曰：「普願。」祖云：「作甚麼？」泉云：「也是尋常。」

拈云：「釣盡江波，錦鱗始遇，不是南泉承當，幾乎眉毛墮地。還會麼？一雞纔叫百雞啼。」

溈山示眾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脅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此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喚作甚麼即得？」

拈云：「溈山老漢山上為僧、山下為牛且止，只如不是僧、不是牛，畢竟是個甚麼？」喝一喝：「三十年後自有知音。」

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安云：「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向紫微。」僧云：「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安云：「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到晚鳳啣來。」

拈云：「同安恁麼道，不妨奇特。若是盤山又且不然，或有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即向他道：『硬的是拳，軟的是棒。』『客來將何祗待？』亦云：『飯後一盃茶。』」

提婆達多在地獄中，世尊令阿難傳問云：「汝在地獄中可忍否？」云：「雖在地獄中，如三禪天樂。」世尊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否？」(云：)「待世尊入地獄分。」云：「世尊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拈云：「皮裏脈路，袖裏金針，既無出入之分，且道喚什麼作地獄？喚什麼作天堂？還識二老人落處麼？但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

瑞巖禪師居丹丘瑞巖，坐磐石，終日如愚，每日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卻。」後有僧參玄沙，沙問：「近離甚處？」曰：「瑞巖。」沙曰：「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前話，沙曰：「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乃曰：「何不且在彼作？」曰：「已遷化也。」沙曰：「而今喚得應麼？」僧無對。

拈云：「瑞巖夢中說夢，玄沙打草只要驚蛇，這僧不識高低，至今墮坑落塹。盤山當時若見，劈面一拳，管教老漢分疏不下。」

大梅常禪師。僧問：「和尚見馬祖得什麼道理，便住此山？」梅云：「馬祖道：『即心即佛。』」僧舉似馬祖，卻令僧傳語大梅云：「馬祖佛法近日不同，又道：『非心非佛。』」梅曰：「這老漢，惑亂人心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秖是即心即佛。」馬祖聞之曰：「梅子熟也。」

拈云：「馬祖翻掌是雲、覆掌是雨，大梅雖是不避風雨，從未勦絕在。且道如何得勦絕去？開口成雙橛，揚眉落二三。」

舉：「洞山示眾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又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石霜云：『出門便是草。』大陽云：『直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

拈云：「這三個老漢只知一鼻孔出氣，未免身在草裏。盤山即不然，只如『萬里無寸草作麼生去？』止道：『荊棘叢中過，一葉不沾身。』」

白雲祥和尚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云：「遮箇是倚子。」白雲以手撥：「將鞋袋來。」僧無對，白雲云：「這虛頭漢。」雲門聞云：「須是祥兄始得。」

拈云：「雲門扶起不扶倒，只看眉毛長，不顧舌頭短。這僧當時若是伶俐衲僧，待他道：『將鞋袋來。』只呵呵大笑便出，管教白雲有理難伸。」

世尊有異學問：「諸法是常耶？」世尊不對，又問：「諸法是無常耶？」亦不對，異學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尊云：「汝之所問，皆為戲論。」

拈云：「世尊無語，其聲如雷；異學有語，其聲似啞。還識得瞿曇意旨麼？莫從百草巔頭薦，覿面無私亙古今。」

外道問世尊：「昨日說什麼法？」世尊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什麼法？」世尊曰：「說不定法。」外道曰：

「昨日定，今日為什麼不定？」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

拈云：「外道逐河尋金，不知金在沙內；世尊撲牛，不用繩索。雖然如是，也是一隊龍頭蛇尾漢。還知世尊落處麼？若不躍龍門，焉知滄海寬？」

世尊初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奇哉！一生眾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執著妄想，不能得證。」

拈云：「老胡病眼見空花，六年苦行，見箇恁麼道理？檢點將來，也是合眼說夢。」

法眼因僧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召大眾曰：「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處，透聲色即不難。」

拈云：「這僧眼裏著楔，法眼借劍殺人。且道聲色作麼生透？若透得聲色句，要見法眼也不難。」

梁武帝問達磨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遂渡江，至少林，面壁九年。

拈云：「武帝離波覓水，達磨機欠方圓，未免少林九載，嘴挂壁上。且道：還識二老問答處麼？如人飲水，冷煖自知。」

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箇阿師，又恁麼去也。」僧舉似趙州，州云：「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子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云：「臺山婆子為汝勘破了也。」

拈云：「趙州鼻孔遼天，婆子舌頭托地，檢點將來，總被傍人勘破。且道誰是看破者？」復一喝。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云：「既有，為甚麼卻撞入這箇皮袋？」州云：「為他知而故犯。」又有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狗子為什麼卻無？」州云：「為伊有業識在。」

拈云：「趙州道『有』也不多，道『無』也不少，難為這僧，自投狗腹中，無有出期在。」

天衣舉：「《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師云：「若見諸相非相，眼中在什麼處？此語有兩負門。」

拈云：「諸相非相，有收有放，見與不見，兩文一貫。還識天衣、法眼麼？魚行水濁，鳥飛毛落。」

南泉、歸宗、麻谷三人同去見忠國師，至中途，南泉就地一畫一圓相，云：「道得則去。」歸宗坐在圓相裏，麻谷作女人拜。

拈云：「南泉當路掘井，歸宗放水成渠，麻谷因齋慶讚。這三箇老漢，若以正眼觀來，各與二十棒。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龐居士問靈照女：「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作麼生會？」靈照云：「這老漢頭白齒黃，作這箇見解。」居士云：「你作麼生？」照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

拈云：「居士先行後到，靈照後行先到。雖然，縱奪即不無，未免外揚家醜。盤山若見時，縛作一束，送在長江。且道過在什麼處？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拈云：「為憐三歲子，不惜兩莖眉。」

頌曰：

父子相酬向上機，箇中消息幾人識？知音不在頻頻舉，直下承當更不疑。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拈云：「不遇知音者，徒勞盡碎琴。」

頌曰：

問得理淺答得深，更何言外覓疏親？道非物外非道，堪嘆區區在半程。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拈云：「如人飲水，溫煖自知。」

頌曰：

倒腹傾腸幾箇知，更無毫髮可相依。佳音不入聾人耳，誰解潘閬倒騎驢？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拈云：「冰不離水，水不離冰。」

頌曰：

平常日用不相離，喫飯穿衣你是誰？堪笑世間癡男子，甜桃拋卻覓酸梅。

南嶽懷讓禪師，初往曹溪參六祖，問：「什麼處來？」師曰：「嵩山來。」曰：「什麼物恁麼來？」師曰：「說似即不中。」曰：「還可修證否？」師曰：「修證即不無污染，諸佛三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頌曰：

說似一物即不中，山河大地起悲風。浮雲散盡光皎潔，星自星兮辰自辰。

讓和尚居南岳時，馬祖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師一日乃取磚於彼菴前磨，曰：「磨此何為？」師曰：「磨作鏡。」曰：「磨磚豈得成鏡？」師曰：「坐禪豈得成佛？」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於是悟旨於言下，遂印心傳法，符西祖讖「馬踏殺天下人」之語，南宗闡於江西。

拈云：「坐禪求佛，捏目生花，磨磚成鏡，惑亂人心，這二老漢，正好一坑埋卻。」

頌曰：

南山下雨北山雷，馬師卻被讓師惑。一片浮雲消散盡，自知分明說向誰？

雙林善慧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士陞座，以尺拊案一下，便下座。武帝愕然，誌公乃問：「陛下會麼？」云：「不會。」誌公云：「大士講經竟。」

頌曰：

大士講經太不良，卻於梁殿動龍顏。當時不得誌公老，走向雙林不得安。

《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頌曰：

世間相常住，猢猻會上樹。芻狗吠天明，佳人不出戶。

《文殊所說般若經》：「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

頌曰：

酒肆淫房隨處遊，十方世界任悠悠。閒來高隱千峰外，天不管兮地不收。

《金剛般若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頌曰：

室居端坐默無言，夜靜更深月上窗。不覺西風連夜吼，無言童子口喃喃。

《楞嚴經》云：「佛謂阿難：『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頌曰：

若能轉物即如來，萬斧千刀劈不開。堪笑靈山會上客，瞿曇一坑都活埋。

金陵誌公和尚令人傳語南嶽思大師云：「何不下山教化眾生，一向目視雲霄作麼？」思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度？」

頌曰：

誰知更有眾生度，三世如來一口吞。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丹霞於慧林寺，遇天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曰：「木佛何有舍利？」「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院主自眉鬚墮落。

頌曰：

古殿沉沉夜色深，欲將木佛劈為薪，只圖一夜烘烘煖，不管他人卻受驚。

《法華經》：「此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深固幽遠，無人能到。」

頌曰：

深固幽遠隔千山，到者方知不夜天。萬語千言人不識，至今千古錯商量。

昔有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餈飽也。」侍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德曰：「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來謝和尚到莊。

頌曰：

近者不能聞，遠者不能見。世間多少人，不見油餈面。

盤山寶積一日於街市見人在肉肆買肉，云：「精底割一斤來。」屠兒放下刀，叉手云：「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師聞之，忽然大悟，歸以所告馬祖，祖可之。

頌曰：

沉潭露月似銀鉤，隔岸金鱗解點頭。萬里煙塵俱蕩盡，數聲羌笛滿天秋。

雲門垂語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云：「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

頌曰：

南山雲起北山雨，碧玉含輝君薦取。萬象之中獨露身，為人自肯乃方許。

臨濟示眾云：「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面門出入，初心未證據者看看。」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床擒住，者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

頌曰：

覿面相呈答者親，誰知枯木有龍吟？河邊渴死人無數，可笑為人不識心。

鳳棲同安禪師，問僧：「眼界無光，如何得見？」僧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麼則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去也。」師曰：「橫抱嬰孩，擬彰皇簡。」

頌曰：

一場酬答最分明，山自高兮水自深。一對鴛鴦描不就，雙雙飛入九洲城。

趙州因秀才問曰：「佛不違眾生願否？」師曰：「是。」「某甲欲覓和尚手中拄杖得否？」師曰：「君子不奪人之所好。」曰：「某甲非君子。」師曰：「我亦不是佛。」

頌曰：

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開放李花香。遊蜂蝴蝶爭枝舞，鬥罷空身返故鄉。

古德問僧：「何不看經？」曰：「不識字。」德曰：「何不問人？」僧展手曰：「是什麼字？」德無對。

頌曰：

烏飛兔走不成行，不識西天梵字亟。若是孔門真弟子，自然識得化三千。

長沙因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問師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師曰：「得閑題一篇。」

頌曰：

問得幽深意最奇，水流風動演玄機。百千諸佛居何土，誰解黃鶴一首詩？

雲峰示眾曰：「飯籮邊坐餓死、臨河渴死漢。」玄沙云：「飯籮裏坐餓死人，水裏沒頭浸渴死漢。」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頌曰：

通身是飯，通身水，多少禪流難下嘴。坐卻兩般截斷流，黃河九曲乾齊底。

樓子和尚因從街市過，經酒樓下，偶整襪帶，少住，聞樓上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便休。」聊聞，忽然大悟，從此號樓子。

頌曰：

你既無心我便休，也無煩惱也無憂。花街柳巷逢知己，處處樓臺解點頭。

與執事翫山

滿目青山看未休，落花流水任悠悠，青松綠柏真如境，總是丹青畫不周。

遊花園

金谷名園萬彙芳，賞心奪目數姚黃，香風吹動蝶來舞，惹得遊蜂話短長。

夜間獨坐

更深夜靜少人行，獨坐禪床恨不明，照膽蟾光沉碧漢，青霄斗柄半斜橫。

詠五臺

清涼臺半金剛窟，誰解無著問文殊，欲識三三前後意，青山依舊日雲覆。

詠盤山

峻嶺盤峰亂石攢，遊人拜塔步艱難，翻空石浪驚人月，繞砌林泉徹斗寒。

其二

五峰八石甚希奇，古佛臨凡創建時，怪石崢嶸人罕遇，青松翠柏演玄機。

詠花此日降雨

雨打花枝淚滿腮，愁眉不展為誰來？雲消自有風光日，喜色重重疊翠開。

與眾弟兄相會

憶別微音不計時，今朝幸遇又同期，雁回旅邸驚鄉夢，草木含悲不忍啼。

別眾辭萬善住盤山

十載依棲事若何，幾番風浪幾番波，人情佛法都丟下，且往山中聽鳥歌。

其二

三年聚首在盤山，了悟心空萬事閑，且去隨緣深處隱，豈留名姓與人間？

行實

師諱超見，號了宗，順天府寶坻縣楊氏子。母盛氏，夜夢南海四僧來送，天明果然四僧坐門化齋，母即分娩。師生，四僧起名言訖，他顧不見，父母罕異，奇哉！師誕日，甲寅九月十五日，師生時，異香滿室。師自幼不食腥葷，年至八歲，習學儒業，至十五歲，諸篇轍諳閱誦。父母曰：「與汝娶乎？」師答：「寧違父母之命，不欲赤繩之繫足乎。」師辭其伉儷。偶得疾患，醫治無效，父母驚怖，對佛禮拜，許師出家，其恙即愈瘥矣。後師出家，訪至龍泉菴薙髮，於愍忠寺受具足大戒，聽講諸經。一日，聽講《楞嚴經》「七處徵心、八還辯見」，妙淨明星，倏忽有省，即往南方，參天童、雪竇及天臺。一日，樓上安單，夜間倏然有神祇曰：「還回北方去。」即詣南海九華，詣屆北都住靜。有大博和尚盤山結制，師親詣盤山謁見，問曰：「從何處來？」師曰：「從北京來。」曰：「來為何事？」師曰：「親近和尚。」博曰：「將什麼親近？」師喝一喝，博曰：「落在什麼處？」師劈面一拳，博曰：「甚麼意旨？」師曰：「知恩報恩。」博曰：「如何是你的心？」師呈一偈云：「逐目尋心不識心，識心非假亦非真。有人問我西來意，綠柏青松不藉春。」和尚印證嗣法。師服勤三載，往仁壽寺住靜，後居盤山石室。一日，永平府郭居士領眾善信請住南臺寺。有灤州普光領眾善人請隆阬寺開堂傳戒。又高善人請澤它修建萬善寺開堂傳戒，十載有餘。後請住盤山古中盤正法寺開堂傳戒。又天津衛般若菴、放生院、關東前衛普渡寺、錦州念佛堂、盛京觀音寺、東關仁聖寺處處開堂，結制傳戒，化度人緣，莫知其數。嗣法門人徹凡、瑞亭、無虛、量庵、一味、輝洲、心虛、徹軒、寧一、慧恒、曇裔、牧魁、吾朗、空人等，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老僧住世七十五歲，厭世於盛京仁聖寺禪床上，偈云：「住世七十有餘秋，手把金圈作釣鉤。釣罷錦鱗無別事，佛宮魔國任悠游。」又偈云：「卻來游幻海，箇中無變改。欲識本來人，大家明主宰。」擲筆而逝。

(佛弟子超覺　明利　明善　明尚
明登　明喜　明禮　明眼
明道
五戒弟子高明杲　明本　明新
明玄
祖門許氏法名佛果　實信共助刊)

盤山了宗禪師語錄卷第四終

刊板門人朗空順及四眾弟子　比丘會本
太和　元初　祥光　實性　實智　實慧
比丘尼實祥　實妙　實悟　際恒　克圓
優婆夷周實慧　楊實理　高實德　劉實性
張實受　張實寶　張實祥　王實法　張實海
王實德　于妙玉　丁妙貴　高門胡氏
高門周氏　高門蔡氏　高門李氏　高門崔氏
張門許氏　崔門侯氏　崔門杜氏　崔門高氏
于門杜氏　概合會等
優婆塞劉明常　張實寶　王實玉　劉實佛
梁實寶　梁實達　梁儲萃　劉量公　王士相
陳實清　陳實定　陳實靜　梁自明概合會等
白興寰　白玉寰　侯實明　侯實玄　齊實佛
宋實佛　王實法　李實廣　楊斐公　常思忠
常思德　郭興吾　概合會等
張實成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